

徐化芳

# 阳子

烧酒浸泡出来的粗犷男人，  
荷花瓣塑就的美丽女人，

纠缠于最原始最贪婪的情爱和欲望……

## 【微山湖三部曲之第一部】

徐化芳◎著





◎ 同心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脖子 / 徐化芳 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716-574-3

I. 脖…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7376 号

## 脖子

---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出版人: 刘霆昭

地 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 编: 100734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 发行部:(010) 85204603(外埠)、85204612(本市)

总编室:(010) 85204653

E - Mail: txcszbs@bjd.com.cn

印 刷: 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脖子  
The Neck



【上篇】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如果周川牢记着父亲的叮咛，遇事有个活泛心眼，那天逮鱼他就应该知趣地后退一步。他后退一步，或许就没有了大半生所有的挫折和灾难，那条能屈、能伸、面子子样发软的正常人的脖子，就不会被病魔和死神扭曲成一条直挺挺无法弯曲的、丑陋的、让人看了生厌的怪脖子了！

那天夜里，瓢泼大雨把微山湖那张多皱的脸抽打得破烂不堪。清晨，强劲的东风像一把偌大的扫帚，把满天破棉絮样的云团清扫得干干净净。刚刚被狂风暴雨洗刷过的天空，显得瓦蓝而又灿烂。在石破天惊般的雷鸣中整整喧嚣了一夜的微山湖，面带疲倦静静地睡在那里，看上去如梦中美女那么诱惑动人。

一条条下钩或拖卡的小船，在一片片薄薄的莲叶中沙沙穿行；茂密的苦菱草和翠绿翠绿的芦苇，在清新的晨风中低低地吟唱，宽阔而空旷的百里微山湖，远远近近到处流动着一股淡淡的、让人闻之而感到醉酒般的馨香。

大雨过后湖水猛涨，清新的湖水将满湖的鲤鱼引诱得发疯发狂，发情咬籽。周川撑着一六尺的小船，船上放着一条簸箕大的排叉，一条十三股的灯笼叉。他像被什么东西牵引似的，一副悠闲的玩耍状，慢慢来到一片长着稀稀拉拉苦菱草的湖地里。

一条一条发情的鲤鱼，在远处大湖的深水里，仿佛听到一个无声的命令，吧唧吧唧朝水面吹起一点一点零星的水花，由四面八方渐渐朝着一个地方聚集。聚集起来的水花，慢慢形成了一层波浪，波浪搅乱了在大雨的喧嚣中刚刚平静下来的湖面。

周川把轻轻飘荡的小船停在水草地里。作为一个常年在湖上生活的渔家青

年，凭着往日的经验，他料定身边的草地水浅，温度适宜，必将有大量的鲤鱼，成群离开大湖的深水，到他身边的草地上来咬籽。他观望着开水般翻腾的湖面，似乎看见一群一群咬籽的公鱼母鱼，正伏在水下静静地向他身边的苦姜草地里聚集。

他竭力克制着内心的激动和狂喜，耐心地凝视着眼前波动的水草地。他在等待着聚拢来的鲤鱼咬得死去活来，咬得缠缠绵绵，咬得像死亡后停尸一样老实，那时他就可以瓮中捉鳖似的把它们赤条条的挑进船里。

一条一条发情的母鲤鱼七八斤以至十几斤重，滚圆的大肚子鼓胀得像周川家的那对打水罐子。草地上水浅，大母鱼把银白色的肚皮微微上翻，发浪而调情地往前晃荡着庞大而笨重的身子。

和母鱼交配的公鲤鱼，绝对小于母鱼的斤两，大的三二斤，小的上斤重，一窝蜂样尾追在一条母鲤鱼身后。那些公鲤鱼和母鲤鱼做爱，全靠着嘴上的功夫。一条条公鲤鱼争先恐后，一跃而冲到母鲤鱼翻转的滚圆的肚皮上，把坚硬的金黄色嘴巴张得老大老大，轮番啃咬着母鲤鱼肚子上的红色阴道口。

母鲤鱼那粉红色的阴道口，渐渐被一条条公鱼咬得肿胀起来，凸现而变大的阴道口，缓缓流出一股一股谷子般金黄的籽粒。陷入情爱中的母鲤鱼晕乎乎像醉酒一样，斜歪着身子，舒服地在浅水里打着旋儿，撒下的鱼籽像岸上的农民播种那么均匀。

在那失魂落魄富有搏杀意味的情场上，公鲤鱼都是以它的斤两轻重和身个子大小，来决定它有没有资格享受这场艳福的。那些仅有上斤重的小公鱼，被身个子大的情敌们接连几口咬过去，害怕得再也不敢靠近母鲤鱼诱惑力十足的胖身子，便显示出一副失恋而又无奈的沮丧样子，像局外人观赏一场有趣的游戏那样，懒洋洋地尾随在鱼群的后边。它们浑身有力，却无法朝着母鲤鱼身上发泄雄性的疯狂，突然憋闷得烦躁起来，难受起来，只好在母鲤鱼撒下籽粒的清新湖水里狂怒地横冲直撞，忘情地喷射出一股一股白色的精液。随着湖波轻轻地荡漾，那白色的精液渐渐在湖水里散开，和母鲤鱼撒下的金黄籽粒完整地融合在一起。

偶尔有几条失意的公鲤鱼，失恋的痛苦简直让它们忘记了生死，像一辆一辆失控的车，从陡坡上冲撞下来，煞不住身子，由浅水里一头冲出水面，跃到潮湿的陆地上。出水的公鱼啪啪敲打几下潮湿的湖地，砸倒水边几片鲜嫩的湖草，然后带着一身细细的泥巴，疲惫地重新又回到新鲜的水草地里。

鲤鱼咬完籽，准确地说过了半月的日子，如果天气反常忽冷乍暖，或许要拖延一些时日。湖边温度适宜的浅水地和水草地里，便会出现密密麻麻、身子

像针线那么细小、两只眼睛如黑芝麻粒似的鲤鱼苗苗。

春天大雨过后，鲤鱼集中咬籽的繁殖季节，是一代一代微山湖渔人，改变贫穷命运的最佳时刻。昨天还是一个囊中羞涩、缺少隔夜粮的穷汉，一旦天赐良机，时来运转碰上大面积的鲤鱼咬籽，肉山酒海般暴富的日子，霎时会像五彩祥云一样降临到面前。

在周川强有力的控制之下，那条六尺的小船，轻飘飘的像水面上飞动着一只蜻蜓。他手里的渔叉，闪电样嗖地飞出去，随即就把鲤鱼撇进船舱，那速度之快仅有眨巴眼的工夫，像岸上的农人们，从面前的土堆上用铁锹装车那么容易。

大约有吃一顿饭的工夫，周川脚下那条六尺小船的舱里，堆满了带着叉眼、流着鲜血吧唧吧唧啞巴着腮花的大鲤鱼。一会儿重载让小船搁浅了，他只好跳 to 水草地，哗哗趟着刚刚没过脚脖子的湖水，追逐着那些笨重的、干摇晃身子而无法逃脱的母鲤鱼。

水草地那大片大片的鱼群，从周川渔叉下幸免于难侥幸逃跑的咬籽鲤鱼那里，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如果再继续缠绵地咬籽，它们将会遭受到灭顶的灾难！它们虽然贪恋涨潮的新水，和便于繁殖的草地，虽然心不情愿，但为了顾全生命，还是以最快的速度，纷纷退回到波浪滚滚，深不见底的大湖中去了。

周川望着那一船鲜活的、长着四个鼻孔的金色鲤鱼，激动的胸膛里涌动着幸福的波澜。按当时七十年代初的价钱，七毛钱一斤卖给水产公司，起码要卖五百块钱。

那时候的五百块钱可是个天大的数字。他准备积攒够一千块钱，盖一所全村顶好的瓦房，盖好瓦房之后，再隆重而场面地操办他的婚事。

那个浑身蛮力的二杆子周川，想到自己马上要真正成为一个人，想到马上要和微山湖边最漂亮的姑娘，黑夜白天搂抱在一起过日子，那勃发的雄性，犹如刚刚在水里咬籽的公鲤鱼，全身骚动热血沸腾，心里甜甜的，像怀里揣了个蜜罐子。

就在周川想像着和微山湖边最漂亮的姑娘，如何结婚及结婚后如何亲热，然后如何一道过日子的激动时刻，他的厄运已经悄悄来临。

周川洗脚上船摸起竹篙，正要撑着那条被沉重的鲤鱼压得船沿和湖水齐平的六尺小船回家的当口，刚刚趋于平静的湖面，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由天而降，在他船后的水里猛地跃起一股人高的巨浪！

周川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他根本没有把父亲周老奎的嘱咐放在心里，更

确切地说，当时他的确没有想到，妖魔大白天竟敢出来兴风作浪。他好奇地停下小船，惊愕地望着巨浪翻卷的湖面。妖魔在他那双犀利的眼睛前施了障眼法，在那被大面积的咬鱼搅闹得浑浊的湖水里，他仅能模糊地看到，那里挺着一条两米长的大黑鱼。

微山湖是一个百里的淡水湖，野鸭野鸡满湖盘旋，鱼类繁多，物产丰富，日出斗金。但是，一条长两米的大黑鱼，这在微山湖上还是很少见的。

周川又惊又喜，今天鲤鱼咬籽闹得满湖热火朝天，这条大乌鱼离开大湖，到浅水地里凑热闹，按微山湖上的规矩来说，是违背常理不合时宜的。

被周川看作大乌鱼的妖魔，胆子贼大，大得出奇。周川站在船梁上盯视了它大半天，它却挺在那里丝纹不动，毫无畏惧。后来，它带着一种挑衅和蔑视的意味，夸张地涌起一层一层浑浊的波浪，打旋似的从周川船后绕过他的船头，然后朝着前方冲撞而去。

这条罕见的乌鱼胆大妄为，竟敢在微山湖的渔人面前肆无忌惮。周川看了之后，内心里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愠怒。他从呱呱坠地到今天的十八岁，在微山湖上的风浪里整整生活了十八年，还从没听说过有敢和渔人较量的乌鱼。他轻轻放下手里的竹篙，顺手捞起竖在鲤鱼堆上的七股排叉，两膀一运力，憋住了一口气。

排叉的形状像一个渔汉子的巴掌，每一根叉股有小拇指般粗，坚硬锋利的尖部后边带有一个倒齿，是微山湖渔人专门用来捕捉那些几十斤重的大鱼的。周川两脚牢牢地踏住船板，晃开膀子猛地把渔叉刺了出去。渔叉钻进水里咚地传来一声响，他那两个厚墩墩有力的手心里，有了一种叉股深深扎入大乌鱼身上的痛快感觉。

他的动作快速而利落，随手又摸起那杆十三股的灯笼叉。

十三股的灯笼叉像离弦的箭那样嗖地飞了过去。

刚才那条大乌鱼，那么目中无人，那么肆无忌惮，接连中了两条渔叉之后，马上又显得那么草包蠢种，乖乖地沉入浑浊的水底，霎时间死了一样没有了丝毫动静。也许是它实在忍受不住巨大疼痛的折磨，身子微微发颤，而后又急剧地哆嗦起来。

两条胳膊粗竹制的叉杆，由缓慢到急迫，哗哗哗在水面上不停地摆动着。

周川平静地站在船梁上，微微笑着像看一场有趣的游戏。微山湖上的渔人都懂得逮鱼的规矩，大鱼中叉之后，不要急于动手，先煞煞它的野性，等耗尽它的力气，更容易拿它出水。

周川看够了这场有趣的游戏，然后脱衣下水。这时，他突然闻到一股奇怪

的腥臭味，腥臭味越来越浓烈，后来刺激得他直皱眉头想捂鼻子。周川初出茅庐，到底缺乏人生的经验，仅知道他叉住的是一条大乌鱼，并没想到复杂的人世间如此可怕，竟会有许许多多出乎人意的怪事。

周川一手一个紧紧抓住两个叉杆，又使劲往下用了些力气。直到他认为两杆渔叉牢牢地叉住了水下的大鱼，才将赤裸裸的身子沉入水底，用两只手把哆哆嗦嗦的大乌鱼抱起。

周川两年来以胆大而闻名微山湖边，特别是他接连做出那两件让微山湖渔人惊心动魄的险事之后，家乡的人们除了给他的雅号二杆子之外，都戏谑地叫他贼大胆子！如果不是周川而换成微山湖边的任何一个年轻人，那出人意料的可怕情形，那突如其来夺人魂魄的恐怖场面，定会把好端端的人吓疯、吓死！

周川叉住的不是一条罕见的大乌鱼，而是一块妖魔附体像乌鱼一样游动的腐朽的棺材板。

腐朽的棺材板两米长短，四边的其中一边涂着的红漆，随着时代的久远已经斑痕点点。另外三边的木茬，被湖水沤泡得破破烂烂。不需要作任何解释，这块腐朽的棺材板来源于一个红色的棺材，远年盛装安葬的定是一具女尸。

那块腐朽的棺材板，像一个有灵性，有五脏六腑的动物，像一头刚刚捅罢一刀放完鲜血正等待开膛破肚的肥猪，呈现着一副痛苦的痉挛状，死沉死沉，颤颤巍巍地在周川怀里抖动着。

极度的恐惧和腥臭味的强烈刺激，使周川的大脑一阵晕眩，头炸得仿佛像水桶那么大，寒冷的全身暴起一层鸡皮样的疙瘩。他哎哟哟怪叫着，赶忙把棺材板和两杆鱼叉重新扔进水里，三两步滚爬着扑到小船上。

周川竭力压抑着内心的惊惧和恐慌，哆嗦着两手大半天才点着一棵香烟。他一边抽烟一边喘着粗气，站在那里呆望着水面上仍在抖动的两根叉杆。他在微山湖上整整生活了十八年，今天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这种足以使人发疯、致人死地的恐怖情景。

周川虽然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妖魔在微山湖上兴风作浪的故事，听说过妖魔以巨大的声响吓唬过牧鸭人，赶散过鸭圈里的鸭子；以女人悲凄的哭泣和怪异的笑声，戏弄过夜间在湖上看箔张网的汉子。不过，那一桩一桩令人毛骨悚然和谈妖色变的怪事，都是发生在月黑风高或阴雨连绵的深夜。此刻，东方那金色的阳光照射下来，宽阔的湖面金银辉映，人世间光辉灿烂！妖魔竟敢在青天白日下作怪吓人，简直是目空一切，简直是可恶之极！

父亲一再嘱咐碰上妖魔要尽快躲避，可是，一种受邪恶挑衅、被妖魔蔑视所产生的愤怒火焰，在周川那年轻而富有胆气的胸膛里，熊熊燃烧起来。一种

铲除邪恶追求人间太平的凛然正气，给周川的整个身心，猛然增添了无限的胆量，他把父亲的千般嘱咐忘到了九霄云外。

他马上改变了取回鱼叉，放走棺材板的念头。妖魔的鬼魂，借助这块腐朽的棺材板在微山湖上兴风作浪，绝不能轻易地放掉它，让它再去恐吓和祸害像他一样无辜的渔人。

周川用力甩了两下脖子，像所有的惊惧和恐慌都被他甩掉似的，重新跳进水里，把那块微微发颤的腐朽棺材板猛一下抱起，咚一声狠狠放在船头上！



周川巧遇大面积的鲤鱼咬籽，从湖上逮了一船鲜活的鲤鱼回来，对湖边以逮鱼为生的渔人们，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不仅父亲周老奎喊着一对小脚的妻子跑来湖边搭帮手运鱼，就连前邻后舍的年轻男人和孩子们，也赤着双脚踩着雨后的泥巴，吧唧吧唧纷纷跑来，帮着往家里抱鱼抬鱼。

快嘴二哥长得像只瘦猴子，平日里喜欢说笑喜欢凑热闹，无论谁家里盖屋排船脱坯和泥，他都会到场，指指点点品头论足。看上去手脚不闲忙忙碌碌，实际上却不出力气，光会卖嘴皮子。他站在抬鱼的人们中间无事可做，一眼就看见放在船头上的那块腐朽的棺材板，多嘴快舌：周川兄弟，这块棺材板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周川害怕胆小的父亲知道真相以后节外生枝，临来时薅几把鲜嫩的苦姜草，特地把那块棺材板遮掩起来，没想到讨人厌的快嘴二哥当众泄露了这个秘密。周川见无法隐瞒下去，只好来了个实话实说，一番活生生的描述，把众人们惊吓得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有几个邻居害怕他们的孩子被鬼怪附身，赶紧拉着自家的孩子悄悄地躲走了。村上的几个年轻人胆小怕事，扔下抬鱼的筐子，鞋底像抹了油似的溜之大吉。

快嘴二哥身上发冷心里打颤，故弄玄虚脸上却挤出几丝僵硬的笑意，好心地劝说周川：兄弟你怎么放着好日子不过，拉着枪去撵牛呢？你毛手毛脚把神仙给请来了，我劝你赶快照原路送回去。

快嘴二哥见周川不听劝说，害怕引火烧身，借故说家里还有急事，匆匆忙忙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听完儿子一番描述，父亲周老奎脸上全然没有了刚才喜气临门的风采，害

怕得哆哆嗦嗦颤抖不止，仿佛大祸马上就要降临全家老少头上似的。迷信的母亲扑咚跪在潮湿的湖岸上，朝着腐朽的棺材板不住地磕头作揖，翕动着一张黑洞洞的老嘴念念有词：天上的神仙，地上的鬼怪，湖上的大王爷，周川毛嫩年轻不知道长短，惊扰了你的神位，暴露了你的仙体，俺全家给你老人家磕头烧香赔礼！

父亲不由儿子耐心解释，啪啪照周川脸上狠狠扇了两个耳刮子，恨铁不成钢地说：我念干喉咙眼子，是怎么教育的你？人家见了妖魔躲闪都来不及，就你能，尽充有三个脚丫子的！

父亲打完儿子之后，虔诚地朝那块腐朽的棺材板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粗暴地拉起傻呆呆的妻子，命令似的说：快回家准备香箔去！你生养的好孩子……周川你在这里好好看着，等我们烧完香上完供替你赔完罪，你从哪里请来的，我陪你再把神仙送回哪里去。

周川一手抚摸着被父亲打疼的那张脸，仇视地望着那块微微颤抖的腐朽棺材板，心里憋闷得越发不服气。他望望父母摇摇晃晃远去的背影，愤怒地把棺材板扔到岸上，弯腰下去以两手的十指当耙，在湖岸凹凸不平的堤坡上，搂了一大堆往年遗留下来的荒草和苇叶子。为了和胆小怕事信奉鬼神的父母争夺时间，周川撒开双腿一阵疯跑，在远处船帮里高价买回来一瓶煤油，咕突突均匀地浇在柴草和棺材板上，擦火点着了盖在它身上的荒草和苇叶子。

那块腐朽的棺材板，在红红的火焰中吱吱怪响，那怪响犹如垂死的野兽低低的呻吟和哀哀的哭泣。随即它像一条受了致命重伤的毒蛇，痛苦地上下左右摆动着扭曲的身子。稍顷，那被大火烤干湖水的表面处，挤出一滴一滴泪样的黑色血珠。约有吃半顿饭的工夫，腐朽的棺材板和易燃的荒草及苇叶子一起，在熊熊大火中焚烧成轻盈盈的灰尘！

随着腐朽的棺材板化为灰尘，周川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腥臭味，并且亲眼看到一团黑色的烟雾，刮风样从红红的火堆上旋起，然后朝着茫茫的湖面上飞去，在水天相连的模糊远处悄然消失。

父母带着香箔鲜供匆忙忙来到湖边，当他们看到那块腐朽的棺材板已经被儿子焚化为灰烬时，惊惧得木头样站在那里大半天揉搓着两手毫无主意。

父亲心里萌发了一种不样的感觉，痛苦而焦急地望着不听话的儿子，嘴唇急剧地哆嗦一阵，哇地吐出一口殷红殷红的鲜血：小贼羔子你！你惹了祸有咱家好看的。你撅起腓帮子等着吧，从今往后，妖魔绝不会让咱过一天安生的好日子。

父亲大骂一阵之后又一再数落周川，他说那块妖魔附体的腐朽棺材板，被

大火焚烧之后，虽然不能再像往日里那样去祸害湖上做活的人们，但它的亡魂不会轻易消散。直到有那么一天，一场天大的厄运和灭顶的灾难降临到周川头上，把周川活活整死，报完大仇之后它的阴魂才会因罢休而消失。

父亲到底不忍心让儿子有半点的损伤，话语里隐含着湖边渔人不可言传的神秘，再一次悄悄地叮嘱：一个春天你不能再下湖啦！过些日子下湖，脸上也要抹一些锅灰，变变你现在的这个熊样子，千万别让妖魔认出来是你。天长日久，等妖魔的鬼魂忘了你的长相，这场灾难才算过去。你一个人在家里闲着没事做要是躁得慌，我亲自使脸去给你丈人商量商量，叫他闺女莲花到咱家来陪伴着你。

周川第一次没有朝他那唠叨没完的父亲耍他的二杆子脾气，而是乖乖地顺从了父亲对他生活的周密安排。周川绝不是出于害怕妖魔的报复而故意躲避，而是盼望微山湖边那个最漂亮的姑娘，早一天来身边陪伴他，这是他向往已久的好事。

周川的未婚妻叫莲花。乍一听这普通的名字，似乎让人感到平庸和俗气。在微山湖那个特殊的地理环境里，一个名叫莲花的姑娘，普普通通保证没有什么出众的风采，绝不会让人听了激动与震惊，绝不会让人感到珍贵和希奇！

平心而论，微山湖的风光山色，岂能与杭州的西湖相比，只是湖面上高挺着的如灯笼样的红莲，火一样开出一片独有的风景。每逢农历的六月，灯笼一样的红莲微微咧开嘴笑着，慢慢开放成一张张红色的臃肿的大脸，整个湖面红彤彤得像火。乡下人踩着厚厚的深陷到脚脖子的花瓣，弯腰钻进稠密的莲棵地里，光那浓浓的扑鼻的莲花香味，就把人噎得喘不过气来。

微山湖的红莲花泼辣，它的野气和这里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微山湖天上明晃晃挂着一个太阳，水里静静地隐藏着一个太阳，天上水里两个太阳，把这里每一个男人的脸，晒得粗糙糙黑亮黑亮的。生活在两个太阳中间的所有女人，脸色黑红，嗓子响亮，那放荡的充满野性的说笑声，十里八里听得清楚。

一个叫莲花的渔家姑娘，谁能说她脱得尽微山湖的土气和野气呢？

微山湖红彤彤火样的莲花丛中，偶尔也有一棵像杭州西湖那样美丽耀眼的白莲。万红丛中一点白！让人看了稀罕，由稀罕而疼爱。如果把红莲比作泼辣的火团，白莲就像地上的雪那么纯洁。若把微山湖的白莲花比作年轻的女人，她一定温柔文静，鹤立鸡群般出众美丽。

周川的未婚妻莲花，除了五官端正脸庞长得俊秀之外，两个太阳的暴晒，仅能在她两片白润的脸上抹上五分硬币那么大的淡红。微山湖边的人都喊她白莲花，也有人叫她莲花仙子，任何光彩的词汇，都无法表达她出众的美丽。

天性刚强，为人粗犷，野马驹子一样又踢又咬的二杆子周川，在莲花面前

却显得谨小慎微，规规矩矩，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猫，处处想讨得主人的欢笑和赏赐。莲花被公爹从娘家请来看守周川，她感觉自己肩负着一项重大的使命，因此十分忠于职守，两个月来寸步都不敢离。

在周川被莲花严加看守的那些有甜有乐的欢快日子里，快嘴二哥请来了三个心细手巧的木匠，在门外高陡的湖岸上，乒乒啪啪叮叮咚咚，用锯好的三寸厚的槐木板，排一条八尺的溜子。

对于十八岁的周川来说，自从离开娘的怀抱，就在微山湖的风浪里闯荡，长大成人和微山湖结下了难割难舍的深厚感情。一天不下湖做活，一天不感受湖水浸泡的滋味，有甜有乐的欢快日子，仍然让他感到那么无聊难挨，难受得浑身发懒心里痒痒。快嘴二哥叮叮当当排船的声音，给了他许多的诱惑，使他总想撒开腿跑出去搭一个帮手。莲花沉下那张好看的脸不让他远离半步，他那焦急状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按照微山人迷信的说法，周川灾祸临头难逃一劫。那天，莲花接到父亲捎来的口信要回娘家，临行前她轻轻扯住周川的耳朵，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反反复复交代了多遍，直到周川由嬉皮笑脸而变得正正经经，再三说决不会离开家半步时，她才放心地走出了家门。

快嘴二哥家的槐木溜子，已经在六天前排好，恰好选在这天下水。他们啪啪放了一挂一百头的鞭炮，然后把船头上挂着一块大红布的新溜子推下大堤，没料想因船太笨重和缺水搁浅在那里。快嘴二哥忽然想起在家里闲着没事做，整天净和未婚妻嘻笑磕牙的周川，满头大汗一阵风跑来，求他去搭个帮手出膀子力气。周川像个咬开绳扣的小马驹，撒着欢随着快嘴二哥跑到微山湖上。

每一年的春天，湖水像老牛喝水似的跌潮，潮湿的湖地顶一头细细的黑泥，慢慢从水里爬出来，光秃秃的裸露在夏日的阳光里。在没有湖水的情况下，要把一条八尺的槐木小船从岸上抬到远处的湖里去，至少要七八个人。快嘴二哥和周川每人拎一个水桶，把一桶一桶清亮亮的湖水泼撒在斑裂的湖地上，两条腿踩着深深的泥巴，五个人没费多少力气，顺利地把小船推到半里外镜子面那样的湖水里。小船碾轧过的泥地上，画出一条深深的光滑的痕迹。新排了一条小船的快嘴二哥，撑着溜子下湖时，眉眼里流着笑，那高兴劲像个得了一件稀罕玩具的小孩子。

那天，瓦蓝的天空飘浮着几片轻纱般薄薄的云彩，南山的太阳毒得像个火球。烤人的火焰透过薄薄的轻纱，热辣辣地洒到绵长宽阔的湖岸上。周川手里拎着一双黄色的胶鞋，带着两腿乌黑的泥巴，吧嗒吧嗒来到一片与湖水相连的沙塘边。

微山湖夏天的水那么温和，水边岸上的风那么凉爽！周川被莲花整整在家看守了两个月，乍跑到湖边，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他鬼使神差地朝身后和左右看了一眼，见近处没有做活的年轻女人，就三两下脱光衣裳，赤裸裸扑通跳进水面柔和水底凉爽的湖水里。他痛快地饱吸了一口湿润的潮气，整个身心洋溢着沐浴的幸福。他心里不仅仅想洗净两条腿上的泥垢，还要彻底清除腐朽棺材板上飘飞走的鬼魂，那鬼魂的阴影在他的心头笼罩着一种抹不去的霉气。

周川叉开两条腿站起来，舒服地往身上撩着清亮温和的湖水。一对粗壮的胳膊在身子周围挥舞着，像打花架子拳，扇子面大的手爪子，揉搓着结实的前胸和后背。突然，一条三五斤重的乌鱼像妖魔附体，从远处水下凶猛地冲过来，张开阴森森满是利齿的大嘴，倏地蹿起，把他腿裆里那个耷拉的，微山人叫做嘎子的东西，恶狠狠地一口咬住！

周川平日里虽然胆量过人，都叫他二杆子，但大乌鱼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当场差一点把他吓死。他腿裆里那个叫嘎子的东西，毕竟娇贵如命，一旦被大乌鱼用牙齿咬掉然后咯吱吱嚼碎，他纵然有下海擒龙和飞上天日燕子的本事，也再没有资格充当男子汉了。

周川先是猛地打了个冷战，紧接着恐惧得全身颤栗。一股冷冰冰的东西，顿时遍及了他全身的骨髓。在这种惊心动魄的关键时刻，害怕得要死的周川绝不敢草率下手贸然行事，他只得跳舞样捻搓着两手，傻呆呆地观望着腿裆里摇头摆尾以死相拼的大乌鱼。

周川紧紧咬住牙关冷静一阵，忍受着刀扎般的疼痛，慢慢用一只手的大拇指和二拇指，使劲掐住大乌鱼的眼窝，另一只手狠狠抠住了它的腮花。大乌鱼失去了两个眼睛，又被铁钳般的大手封闭了呼吸道，在厉害的对手面前，不得不乖乖地缴械。它重新张开满是利齿的大口，把刚刚捕获到嘴里的嘎子，心不情愿地吐了出来。

周川火烧火燎样匆匆游到岸上，照硬地上狠狠把大乌鱼摔死，慌忙用手托起腿裆里疼痛的嘎子，龇牙咧嘴后怕地猛吸了一口凉气！凶恶的乌鱼咬下去一口好厉害，那上边出现了两排深深的血印。若换作一个毫无经验手忙脚乱的乡下人，遇到这种突发的棘手情况，猛一拽大乌鱼的黏滑身子，裆里的嘎子会随着大乌鱼的满嘴利齿而被撕断扯掉，然后再被它咬碎吞进肚子里！

周川用两只手捂着血淋淋的腿裆，哭丧着脸望望刚才洗澡的沙塘。那里的水面上长着一片面积像锅盖大的杂草，杂草中间漂浮着一滩金黄色的乌鱼籽。他心里直埋怨自己粗心，做事荒唐，刚才下水洗澡，为什么没发现那里有一个乌鱼窝呢？